



四子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第六

襄公上

杜氏集解襄元第十四盡襄三第十六

元年遷書也據二年遷城虎牢不擊鄭者伯主之令以內經書

彭城亦伯主之令日宋華元在焉而經特書宋彭城其為追書明矣但傳以非宋地發義則失之且不登叛人

也孔氏曰不與楚得取邑封彭城降晉晉降彭城而歸諸宋見

降與鄭師小齊大子光為質於晉陳氏曰傳為三入其邪實

國與社說非齊大子光為質於晉陳氏曰傳為三入其邪實

諸侯之師不序今按不叙諸侯師義見官九年晉人歸師以

五大夫師討齊不齊皆在正月則此非圍以待晉師言諸侯之

師所以不為之援陳氏曰傳言二君侵宋呂留鄭書侯宋不

在救楚自不為之援陳氏曰傳言二君侵宋呂留鄭書侯宋不

也葉氏曰此乃疆弱相傾何謀事補闕云周官春朝二年君

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陳氏曰為於是子罕當國

君薨聽於家宰不須行君事此令子罕當國者命使之當國也

法也子罕為政已正知其當國者為君矣此云當國也

魯師侵鄭不見宋師衛甯殖官命未改正位乃得君官命臣

六年晉侯改服備官是其事也先若未葬皆因舊事官命臣

命從晉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陳氏曰嬰齊公子

為政故不跪於晉嬰齊在五年陳氏曰嬰齊自

寡君懼矣古諸侯中敢不稽首陳氏曰傳言

子吳子不至陳說在將伏劍身使佐新軍氏曰

日與之禮食者若公食大夫禮武將新軍代魏顯升魏絳佐

陳氏曰傳言楚國馬公于何忌得陳陳氏曰楚四年今我易之

故傳記韓獻子之言與五年楚重楚彭名侵陳陳氏曰楚

無禮故也不責諸侯不能救而譏陳無使臣弗敢與陳氏曰

伯也命作牧九命作長也季孫不侯也孫不

羊作定母也蓋此乃失人故也大

立其弟仲康為天子仲康立尚書伯明君此寒國之時

子乃出依對灌則相立也蓋亦羿立之矣此傳言羿代夏

云不脩民事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豷長大有能

是逐王也及寒浞殺羿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已堪誘

滅后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及少康國向有百歲乃歲

始滅而少康之子相立官箴王嗣

相崩此傳文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官箴王嗣

其官箴掌而為箴辭在帝夷羿史記於夏殷諸王皆稱帝



此界寡立為三田以時陳氏曰傳言魯公以或扶而後伯人言人  
 伐鄭書成節不書後敗于狐馬成史非知侵魯於是乎始鬻曰  
 之形制禮無明文鄭衆以為魯麻與髮相半結之杜以鄭衆為  
 長故用其說於時魯師大敗魯者多婦人迎子與夫不能備  
 此以服唯髮而已同路而後以擊相弔傳言魯於是始鬻者自  
 也鬻者依也自敗於壺始也鄭玄云時家家有喪而相弔  
 弔服則鄭注禮云大夫之妻錫衰五年晉人執之陳氏曰傳  
 士之妻則疑衰皆吉符無首素總也陳氏曰傳釋經不書及今  
 晉執且為十年言比諸魯大夫也鄭氏曰傳釋經不書及今  
 王叔出奔楚君子謂楚其王於是不刑當也共王殺之何謂不刑  
 仲孫蔑孫若子謂楚其王於是不刑當也共王殺之何謂不刑  
 平解經若此取安從哉陳氏曰盟于戚陳氏曰傳言晉與吳盟  
 曰傳見於此取安從哉陳氏曰盟于戚陳氏曰傳言晉與吳盟  
 無之而後可陳氏曰傳見楚川命乎城棣以救之凡會伐會侵  
 其地杜公在位王人帥師入門而止于門外君若菜視先入  
 升堂君即位西鄉劉枝又引記云君既即位序端猶六六即

位千堂廉極西北面堂上主人成  
 卒斂宰告主人降此面于堂下  
 人焉之命主婦馮之土之喪將  
 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納大夫  
 時流俗之論六年節特賂也魯以往年夏厲節秋使聽命於魯  
 財非杜遷萊于郟國而遷其君於小邾使之寄居以終身也  
 說非杜遷萊于郟國而遷其君於小邾使之寄居以終身也  
 民與之也言遷紀鄆而鄆同非必其君  
 孟春之月令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即是  
 天祭也其下即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  
 而祭也獻于正禮合據此郊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  
 而祭也獻于正禮合據此郊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  
 以有骨於祖七日月而禘獻于為之也此與禮記俱稱獻于二  
 不同必有以一經禮記後人所編左傳當得其真若七月而禘  
 子為之則當獻于之時應有七月禘也足知禮記之言非獻于矣  
 善柯以叔子之五縣為隨正當周禮之遂人也掌使掌公族  
 墜正諸遂之邑令裝役出諸遂之民故為遂役者也掌使掌公族  
 大夫使掌是與諸公族大夫為師長也公登亦登聘禮公迎賓  
 齊門公揖入立于中庭納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然後  
 齊門公揖入立于中庭納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然後

女

臣等升而以瘡疾赴于諸侯孔氏曰魯之厲閔實被執而書

傳者不言於鄭伯實為子駟所殺而以瘡疾赴於諸侯亦不

此以陳氏曰傳因言公子黃所八年孫擊孫惡出奔衛陳氏曰

真子理也今按凡辟殺諸鄭子國子耳侵蔡傳見子尊晉侯也

陳氏曰傳在會乃及楚平陳氏曰傳以六九年司里孔

曰周昭王在會乃及楚平陳氏曰傳以六九年司里孔

城內諸甲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

臨城內諸甲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

臨城內諸甲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

臨城內諸甲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

臨城內諸甲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

臨城內諸甲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

臨城內諸甲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

臨城內諸甲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

臨城內諸甲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

臨城內諸甲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

臨城內諸甲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

臨城內諸甲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

臨城內諸甲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

臨城內諸甲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

臨城內諸甲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

臨城內諸甲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

臨城內諸甲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民





不知所從則當摠論矣弗得出矣葉氏曰穆姜不應自暴其言  
 故姜亦以豕為言今摠論 秦人侵晉陳氏曰不謂其言  
 為書傳不能辨而今摠論 晉圍鄭鄭氏曰將求民力故也 晉侯從鄭伯周禮小宗伯掌三族  
 所載占筮事凡十八厥時此類也皆侯以公宴于河上

謂之謂子鄭方以諸侯復伐之舉史不書 皆侯以公宴于河上  
 云正宮滿子也以諸侯復伐之舉 皆侯以公宴于河上  
 公有宮滿子也以諸侯復伐之舉 皆侯以公宴于河上  
 也晉平公梁之會亦與諸侯宴于溫諸侯在魯廢禮其來也  
 孔氏謂皆無識則卒哭一星終也孔氏曰直言一星終  
 五星金水日行一度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火七  
 十日行星四百一十五度四者皆不得十二年而一度火七  
 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四者皆不得十二年而一度火七  
 周禮大數十二年而終故知是歲星以先君之桃處之

後加玄冕是也士冠禮亦行冠禮於廟而為祭祀上無樂可  
 設而唯桃同耳天子有二桃諸侯無桃禮云不桃先君之桃  
 謂始祀也諸侯五廟則桃始祀也亦朝也言桃者桃尊而  
 散故

楚不能與爭陳氏曰傳言十年挾之以出門者孔氏曰  
 楚關機以縣門上有以成一隊考三列是為九尺及長尋有  
 冠則發機而下之以成一隊 考三列是為九尺及長尋有  
 四尺車載常崇於丈四尺八言自會也陳氏曰傳 宣祭用之  
 尺曰尋則載長一丈六尺也言自會也陳氏曰傳 宣祭用之  
 四代之服器魯燕用之祭則禘是也 大祭之樂也其天子  
 朝則作四代之樂也祭則禘是也 大祭之樂也其天子  
 實得同禘者敬國之賓故得用大祭之樂也其天子  
 亦同祭樂故大司樂云大祭之樂也其天子  
 其他如祭祀鄭注云王出入真出入亦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  
 云大司樂升歌清廟下管象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亦升歌清  
 朝下管象是祭與身實用樂同也必與於禘魯以享賓  
 者其用樂禮傳無文但真禮也必與於禘魯以享賓  
 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為常荀爽士句引過繆之事以晉侯  
 宋耳魯以禘樂享賓猶以十一率謂之夷俘會文不言以君  
 士微見俘不責死社六諸霍人孔氏曰鄭語及世本皆云  
 非也昭四年類子同以諸霍人 孔氏曰鄭語及世本皆云  
 終第子求言之後以諸霍人 孔氏曰鄭語及世本皆云  
 人曰以是為禮諸侯不樂國手今校晉荀靈伐秦曰

楚不能與爭陳氏曰傳言十年挾之以出門者孔氏曰  
 楚關機以縣門上有以成一隊考三列是為九尺及長尋有  
 冠則發機而下之以成一隊 考三列是為九尺及長尋有  
 四尺車載常崇於丈四尺八言自會也陳氏曰傳 宣祭用之  
 尺曰尋則載長一丈六尺也言自會也陳氏曰傳 宣祭用之  
 四代之服器魯燕用之祭則禘是也 大祭之樂也其天子  
 朝則作四代之樂也祭則禘是也 大祭之樂也其天子  
 實得同禘者敬國之賓故得用大祭之樂也其天子  
 亦同祭樂故大司樂云大祭之樂也其天子  
 其他如祭祀鄭注云王出入真出入亦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  
 云大司樂升歌清廟下管象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亦升歌清  
 朝下管象是祭與身實用樂同也必與於禘魯以享賓  
 者其用樂禮傳無文但真禮也必與於禘魯以享賓  
 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為常荀爽士句引過繆之事以晉侯  
 宋耳魯以禘樂享賓猶以十一率謂之夷俘會文不言以君  
 士微見俘不責死社六諸霍人孔氏曰鄭語及世本皆云  
 非也昭四年類子同以諸霍人 孔氏曰鄭語及世本皆云  
 終第子求言之後以諸霍人 孔氏曰鄭語及世本皆云  
 人曰以是為禮諸侯不樂國手今校晉荀靈伐秦曰

楚不能與爭陳氏曰傳言十年挾之以出門者孔氏曰  
 楚關機以縣門上有以成一隊考三列是為九尺及長尋有  
 冠則發機而下之以成一隊 考三列是為九尺及長尋有  
 四尺車載常崇於丈四尺八言自會也陳氏曰傳 宣祭用之  
 尺曰尋則載長一丈六尺也言自會也陳氏曰傳 宣祭用之  
 四代之服器魯燕用之祭則禘是也 大祭之樂也其天子  
 朝則作四代之樂也祭則禘是也 大祭之樂也其天子  
 實得同禘者敬國之賓故得用大祭之樂也其天子  
 亦同祭樂故大司樂云大祭之樂也其天子  
 其他如祭祀鄭注云王出入真出入亦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  
 云大司樂升歌清廟下管象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亦升歌清  
 朝下管象是祭與身實用樂同也必與於禘魯以享賓  
 者其用樂禮傳無文但真禮也必與於禘魯以享賓  
 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為常荀爽士句引過繆之事以晉侯  
 宋耳魯以禘樂享賓猶以十一率謂之夷俘會文不言以君  
 士微見俘不責死社六諸霍人孔氏曰鄭語及世本皆云  
 非也昭四年類子同以諸霍人 孔氏曰鄭語及世本皆云  
 終第子求言之後以諸霍人 孔氏曰鄭語及世本皆云  
 人曰以是為禮諸侯不樂國手今校晉荀靈伐秦曰

楚不能與爭陳氏曰傳言十年挾之以出門者孔氏曰  
 楚關機以縣門上有以成一隊考三列是為九尺及長尋有  
 冠則發機而下之以成一隊 考三列是為九尺及長尋有  
 四尺車載常崇於丈四尺八言自會也陳氏曰傳 宣祭用之  
 尺曰尋則載長一丈六尺也言自會也陳氏曰傳 宣祭用之  
 四代之服器魯燕用之祭則禘是也 大祭之樂也其天子  
 朝則作四代之樂也祭則禘是也 大祭之樂也其天子  
 實得同禘者敬國之賓故得用大祭之樂也其天子  
 亦同祭樂故大司樂云大祭之樂也其天子  
 其他如祭祀鄭注云王出入真出入亦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  
 云大司樂升歌清廟下管象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亦升歌清  
 朝下管象是祭與身實用樂同也必與於禘魯以享賓  
 者其用樂禮傳無文但真禮也必與於禘魯以享賓  
 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為常荀爽士句引過繆之事以晉侯  
 宋耳魯以禘樂享賓猶以十一率謂之夷俘會文不言以君  
 士微見俘不責死社六諸霍人孔氏曰鄭語及世本皆云  
 非也昭四年類子同以諸霍人 孔氏曰鄭語及世本皆云  
 終第子求言之後以諸霍人 孔氏曰鄭語及世本皆云  
 人曰以是為禮諸侯不樂國手今校晉荀靈伐秦曰

楚不能與爭陳氏曰傳言十年挾之以出門者孔氏曰  
 楚關機以縣門上有以成一隊考三列是為九尺及長尋有  
 冠則發機而下之以成一隊 考三列是為九尺及長尋有  
 四尺車載常崇於丈四尺八言自會也陳氏曰傳 宣祭用之  
 尺曰尋則載長一丈六尺也言自會也陳氏曰傳 宣祭用之  
 四代之服器魯燕用之祭則禘是也 大祭之樂也其天子  
 朝則作四代之樂也祭則禘是也 大祭之樂也其天子  
 實得同禘者敬國之賓故得用大祭之樂也其天子  
 亦同祭樂故大司樂云大祭之樂也其天子  
 其他如祭祀鄭注云王出入真出入亦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  
 云大司樂升歌清廟下管象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亦升歌清  
 朝下管象是祭與身實用樂同也必與於禘魯以享賓  
 者其用樂禮傳無文但真禮也必與於禘魯以享賓  
 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為常荀爽士句引過繆之事以晉侯  
 宋耳魯以禘樂享賓猶以十一率謂之夷俘會文不言以君  
 士微見俘不責死社六諸霍人孔氏曰鄭語及世本皆云  
 非也昭四年類子同以諸霍人 孔氏曰鄭語及世本皆云  
 終第子求言之後以諸霍人 孔氏曰鄭語及世本皆云  
 人曰以是為禮諸侯不樂國手今校晉荀靈伐秦曰

無不書之法陳氏無不悉書非也楚鄭故長於滕傳言序諸志在國書以退為進非實伐魯故史不書故長於滕傳言序諸

出伯主言無大夫焉釋氏曰傳聽政碎孔氏曰子孔好專權自於己為盟載之書曰自群卿諸司以言為歸焉城虎卒則虎將歸之焉善晉侯故釋其心而繫之鄭也

不能舉其美傳見周衰至使晉大十一年將作三軍昭五年合中軍知此時作者作中軍是魯本無中軍也此言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如往前一軍皆屬公三卿不得專其民也此時襄公幼

而自文公以來伯主之令軍多則貢重自城為一軍耳非是魯不滿三軍也仲前若城一軍亦應書之而經不書者季氏重

名毀其求軍非和代不廢二子故一者即身已不須更立私乘故三子不入者倍征者國約二協南一人即所分得



公也此言孟氏是子弟中又分半以鄭子展侵宋

鄭氏曰不書宋侵鄭東終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山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鄭子展盟晉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三年臨於周廟禮也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易秦故也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也其曰鄭氏云命同

已不亦九二

祀故言取趙伯術曰凡得國而不言弗地曰入  
咸者不絕其祀也傳蓋不知此義  
和寔今不取葉氏曰傳以從於下軍禮也  
曰乘新軍將佐皆選其軍內十人之長卒軍士凡軍  
官屬軍尉司馬之類令下軍將佐兼  
不言十人有長而此云什吏者謂管  
法司馬法三者數人置帥皆以什  
或十人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近也計昭穆之次昭次入昭  
賈吏也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近也計昭穆之次昭次入昭  
穆次入穆廟皆代為祖廟而言代  
為禰廟者謂與見在生者為禰廟大夫從之陳氏曰傳見吳楚構  
侵楚陳氏曰雖伐喪不獲公子黨陳氏曰傳見吳楚構  
之陳氏曰為三十年良霄十四年以退吳人事於秦魯豈能為  
再見且言歸行人不書不過欲其自相攻而已范宣子數吳不  
六謀楚其通吳以撓楚不過欲其自相攻而已范宣子數吳不  
為而退之蓋設辭以拒其伐楚之謀杜氏責其伐魯或者之過  
傳安職女之由劉氏曰此皆不實也諸侯解聘非我之過  
非諸侯遂睦至此一年何故遂我諸戎傳云秦晉遷  
和諸侯遂睦至此一年何故遂我諸戎傳云秦晉遷  
公與田昭九年傳云秦晉遷

其人二國共誘而使遷魯傳  
昭傳主專責晉故指言晉爾齊淫而次陳氏曰傳所以  
北宮括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悼公之怒攝也傳言一  
於伐秦子展奔齊陳氏曰傳見余非無非傳於  
見二十六年  
女之言及穢孫之言後二十六年  
子穀之言見衛侯折不子不  
軍孔氏曰周禮大宗伯以九  
鄭之言成國者唯公  
為成國也夏官序云  
為大國伯為次國  
子男為小國也  
由此定弒君翻伯  
不書出君之人皆  
曰不書獲義  
同十三年無  
君亂弒行  
二君者十三年  
年君子謂楚  
三卿十六年  
傳陳氏曰大夫逃例不書為夷故也國亦

無以主與  
上之法  
復伐許  
遂奔陳

魯之季秋九月之朔華臣弱其室殺其宰當在九月內  
以始作亂時來告孔氏曰傳因華臣  
物初以始作亂時來告孔氏曰傳因華臣  
物初以始作亂時來告孔氏曰傳因華臣

直經帶杖管屨孔氏曰喪服云直  
直經帶杖管屨孔氏曰喪服云直  
直經帶杖管屨孔氏曰喪服云直

非大夫之禮也  
非大夫之禮也  
非大夫之禮也

大夫之喪  
大夫之喪  
大夫之喪

大夫之喪  
大夫之喪  
大夫之喪

大夫之喪  
大夫之喪  
大夫之喪

大夫之喪  
大夫之喪  
大夫之喪

大夫之喪  
大夫之喪  
大夫之喪

大夫之喪  
大夫之喪  
大夫之喪

大夫之喪  
大夫之喪  
大夫之喪

大夫之喪  
大夫之喪  
大夫之喪

言非其罪也  
言非其罪也  
言非其罪也



書國討為必有罪故也凡傳曰孫林父寤殖出其君罪無國不  
叙事實而漸義非往往漢此曰孫林父寤殖出其君罪無國不  
亦不可掩陳氏謂孔子筆削之非也魯史固非他國可及  
十一年重地也陳氏曰傳釋來奔雖有慶有得書者後見  
皆非以地叛者邾莒雖小國再命之大夫自得見名於  
邾莒大夫列于諸侯之會未有以名見者此皆以按名執  
歸氏也陳氏曰傳言晉連年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公命  
爭之董國之陳氏曰傳言子產以辭令立國因見周季文  
與二十九年女叔侯論魯事皆以見伯國殷以少牢孔氏  
謂禮者諸侯之大夫時祭之禮也是時祭用少牢今公孫  
使黜官稱祭故時祭用特羊殷祭乃少牢又雜記云上大  
禮也少牢卒哭成事皆大牢大夫無禘禘而云殷三年祭  
禮記言大夫有善於遂蓋而程氏曰使子南無罪棄疾當  
君洽及五世是也遂蓋而程氏曰使子南無罪棄疾當告  
殺之不可曰棄父事也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陳氏曰傳  
殺鯀而禹臣之古有是事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陳氏曰傳  
大夫人多自危

三十二年為魯國  
杜氏集解卷四第十七  
三十二年為魯國相為不降平公於慶為魯公之弟也  
川四絕服既經其意不遇諸國故降其意也杜言  
侯絕期者據禮之正法言諸侯傳其意也杜言  
為之禍或說以諸國之禮父也惡民以陳叛故不以告遂殺  
虎慶寅國討為文從告以薄載藥及其士陳氏曰傳言  
齊文同聽於中行氏孔氏曰十三年傳云魯十四年傳言  
魚石之孫中行氏與荀林父之會孫首是林父之弟首為  
首中行氏是荀林父之子是荀吳二從父也杜言從計悼  
為中行氏是荀林父之子是荀吳二從父也杜言從計悼  
沈氏云後人轉寫誤及七與大夫與之喜十年則此七與夫  
夫杜亦為主則車之官也劉云若主車則當備墨綵買  
親於公不應曲附蔡氏履云下傳與公之入在孝公葬後  
經孔氏曰夫人為其兄弟當大勳使宣子時為夫人葬  
祀孝公之經其首也樂王封使宣子時為夫人葬也葬後  
解諸侯既葬而夫火猶有取者葬祀季公書魯葬去之

三十二年為魯國相為不降平公於慶為魯公之弟也  
川四絕服既經其意不遇諸國故降其意也杜言  
侯絕期者據禮之正法言諸侯傳其意也杜言  
為之禍或說以諸國之禮父也惡民以陳叛故不以告遂殺  
虎慶寅國討為文從告以薄載藥及其士陳氏曰傳言  
齊文同聽於中行氏孔氏曰十三年傳云魯十四年傳言  
魚石之孫中行氏與荀林父之會孫首是林父之弟首為  
首中行氏是荀林父之子是荀吳二從父也杜言從計悼  
為中行氏是荀林父之子是荀吳二從父也杜言從計悼  
沈氏云後人轉寫誤及七與大夫與之喜十年則此七與夫  
夫杜亦為主則車之官也劉云若主車則當備墨綵買  
親於公不應曲附蔡氏履云下傳與公之入在孝公葬後  
經孔氏曰夫人為其兄弟當大勳使宣子時為夫人葬  
祀孝公之經其首也樂王封使宣子時為夫人葬也葬後  
解諸侯既葬而夫火猶有取者葬祀季公書魯葬去之

樂聖入晉當在葬祀孝公之前故夫人猶有服得於為之也

按諸侯葬為兩上而有書者曰者未及使行即書於氏無

一證孔氏曲為說通之矣奉公以如同宮宣子曰公入于

公之宮蓋冠之固官申鮮虞之傳繫為右鮮虞之子今案注云

宮牢固故謂之固官申鮮虞之傳繫為右鮮虞之子今案注云

傳繫申鮮虞之子若傳先有子况以惡乎五年齊君起本取朝

字無煩此注故今定本皆無武軍前見昭十二年齊君起本取朝

歌始叛晉張武軍於蔣庭年見昭十二年齊君起本取朝

師能出次于雍榆禮也樂氏之亂齊人問晉之禍伐取朝子曰

君襄公不敗軍使叔孫豹發帥戰以從軍史子來朝子曰

即卿勝擊齊之左將止晏菜馬齊師退而後敵還今按師

殺梁傳曰言救彼次師救也次師救也次師救也次師救也

救道也言次于齊師救也次師救也次師救也次師救也

皆不考其費而因文生義謂之得經家多從之立于戶側

陳西而立也禮記云坐于東方此立者以子孫來故立爾夫石猶

生我豈不知服處云夫謂周伯也此言子孫來故立爾夫石猶

二大助之孔氏曰七年傳稱大助也此言子孫來故立爾夫石猶

子孫來故立爾夫石猶

言自外也陳氏曰傳釋去下妾不得與郊弔

位不得書大夫下妾不得與郊弔

也禮記云坐于東方此立者以子孫來故立爾夫石猶

也禮記云坐于東方此立者以子孫來故立爾夫石猶

也禮記云坐于東方此立者以子孫來故立爾夫石猶

也禮記云坐于東方此立者以子孫來故立爾夫石猶

也禮記云坐于東方此立者以子孫來故立爾夫石猶

也禮記云坐于東方此立者以子孫來故立爾夫石猶

也禮記云坐于東方此立者以子孫來故立爾夫石猶

也禮記云坐于東方此立者以子孫來故立爾夫石猶

也禮記云坐于東方此立者以子孫來故立爾夫石猶

也禮記云坐于東方此立者以子孫來故立爾夫石猶

也禮記云坐于東方此立者以子孫來故立爾夫石猶

也禮記云坐于東方此立者以子孫來故立爾夫石猶



國名知殷封之於唐者以周成王滅唐故也知後封於杜者以

子時行杜伯故也晉語云昔蓋子違周難奔於晉生子

為司空世及武子佐文襄為卿以成景後之人可則是以受

而范子與士為序武子士曾也為之孫是顯叔四世及士

會食邑於范楚子伐鄭以救齊公孫之亟也陳氏曰

齊人城郊傳自此以後城郊者三由不得其詳

城之西而南流入于洛水城郊者三由不得其詳

十五年將庸何歸於閩靈王時穀水盛出於

賢存為政雖有四其木乃為柳之材鄭玄云必

子不死其難四其木乃為柳之材鄭玄云必

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蓋者雲氣其飾各如其象柄長五

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空樹於壇中檀弓曰周人嚮置娶是

也禮器云天子八娶諸侯六娶大夫四娶鄭玄云八娶者加龍

車二乳氏曰方云云而東不帶孔氏曰禮車乘人專道

也然身也兵甲半具鄭玄云青車多也

大以上乃有遺車如鄭之所言遺車者乃器塗車為

其所包遺黃藏之於壇中下車若是則器則甲兵亦足明器

云無甲兵不得云不以甲兵也杜云送葬之車則謂此為車

引遺甲也言下車者蓋謂蠶絲之車味哀車也周禮人行人云

上公則車九乘侯伯車七乘子男車五乘則齊是侯爵法

中七乘且今傳舉七乘而後其不依舊法知齊舊依上公之禮

大禮法當備列軍陣若齊侯送葬法也齊舊依上公之禮

陳至茂陵以送其葬所以不書葬下又見二十八

葬義何成十八年今齊所以不書葬下又見二十八

年齊人以莊公說劉

謂男女分別示

故無無說者因

經無無說者因

謂其代喪諸侯

言衛獻公

之其地各其司

故服杜皆以令尹為屈建也兵可以弭兵弭兵之說不始於

卷之百九

二

之



戊不如凍戰孔氏曰地方言云墊以備三恪孔氏曰樂記云武王

黃帝之後於葛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卓而封

夏后氏之後於宋鄭玄以此謂祀宋為一土之

後齒耳恪敬也封其後以示敬而已故曰恪其禮祭不但示

其敬耳恪敬也封其後以示敬而已故曰恪其禮祭不但示

陳為恪耳今按二代之後各自用其禮祭不但示

而已故不得恪則三恪當從鄭氏通齒祝陳數之為是

辭哉陳氏曰傳中言鄭辭令之美而過其實今按鄭辭令之美

一時之言不若誰知其志以量入脩賦孔氏曰九之內禮皆

上亦未必真聖人所迷地也量入脩賦孔氏曰九之內禮皆

日之所入者總言之又曰山林藪澤之賦可哀也

陵服木非可食之地不稅民之賦可哀也

伯王去國見軍氏成而不結而合是以宋之役諸國皆

成而止之勢二十六年能與單乎

故特出之於敬如復非已意殺子叔及太子角

於敬如復非已意殺子叔及太子角

父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傳曰

以黑背字子叔即子叔為放也元年衛侯使

六子叔來聘是舉樹而捕之也今按舉族而捕

公使止之陳氏曰傳終不君三命之服言請于王則鄭伯自賜之

或禮樂自出之矣或請先八邑孔氏曰周禮小司徒四井

二井則效云案論語有千室之邑又杜注免餘邑為一乘之邑

知不然者邑之賜大小無定子展子產為鄉日先有采邑

免餘邑邑之賜大小無定子展子產為鄉日先有采邑

以八邑六邑之賜大小無定子展子產為鄉日先有采邑

子弱氏之國見國不失所也妾釋之胡氏趙武必為助

是其例也晉人執而囚之士弱氏執君不可以為訓文子以

晉侯上言取備田益孫氏下記取備姬見趙武叔向皆從君

於昏家氏曰是時晉趙武為政叔向為之謀主二子者

亦不柔志氣應應取與不疑此詩餘無所見故謂彼文是也

為大子內師而無寵孔氏曰內師者身為寺人之官公使

復故孔氏曰趙武云叔舉將奔晉蔡聲子遇之於鄭亦

成陳以當之孔氏曰鄭眾云此此句所為也

此陳以當之孔氏曰鄭眾云此此句所為也

此陳以當之孔氏曰鄭眾云此此句所為也

此陳以當之孔氏曰鄭眾云此此句所為也

此陳以當之孔氏曰鄭眾云此此句所為也

此陳以當之孔氏曰鄭眾云此此句所為也

此陳以當之孔氏曰鄭眾云此此句所為也

此陳以當之孔氏曰鄭眾云此此句所為也

此陳以當之孔氏曰鄭眾云此此句所為也

此陳以當之孔氏曰鄭眾云此此句所為也

此陳以當之孔氏曰鄭眾云此此句所為也

此陳以當之孔氏曰鄭眾云此此句所為也

此陳以當之孔氏曰鄭眾云此此句所為也

此陳以當之孔氏曰鄭眾云此此句所為也

此陳以當之孔氏曰鄭眾云此此句所為也

此陳以當之孔氏曰鄭眾云此此句所為也

此陳以當之孔氏曰鄭眾云此此句所為也

此陳以當之孔氏曰鄭眾云此此句所為也

此陳以當之孔氏曰鄭眾云此此句所為也

此陳以當之孔氏曰鄭眾云此此句所為也

此陳以當之孔氏曰鄭眾云此此句所為也

此陳以當之孔氏曰鄭眾云此此句所為也



不相楚人衷甲陳氏曰傳見楚終有夷乃盟賈逵曰叔孫也

人私其於專言違命也失位左氏賤之今魯欲自同人之私失

位甚矣大夫出境有可以重社稷者皆固必有尸盟者孔氏曰

國為之主而此云小國主盟知其主備具也盟法大國執其言小

國戶其事此盟爭先敵不爭主備具也盟法大國執其言小

向以久爭不決或特設盟因盟時小國晉有信也周制會以

有沂主殺令趙孟下楚假此以勸之耳晉有信也爵為序敵

則先同姓說見定四年是盟與會序次本異今屈建所爭者敵

血之先後耳其大夫之會楚固未嘗先晉也宋公燕厚晉楚之

大夫趙孟為客則當時人情可見况宋盟諸侯雖曰兩屬終未

嘗以事晉者楚楚雖駕晉先歛齊史豈濂以楚先晉韓宣子

所謂周禮在魯正指此類傳云書先晉晉有信也盟于蒙門之

考之已不詳杜氏云孔子追正之亦非傳也與削而投之陳

夕陳氏曰傳言宋公不書見以國地者其於與削而投之陳

外因見拒二年會節倍十九年盟齊二十年盟邲與削而投之陳

盟者不與崔氏樂其宮而守之孔氏曰謂新築乃蒞自故再

失閏矣孔氏曰九年為一章章有七閏從文十一年至

十一年至今為十一年常有五閏故無有二十六年也

年日食之月始覺其終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是故明年經至此

春無冰傳以為時災若不復頓置則明年春是今之九月

十月十一月無冰非天時之異無絳總春也杜氏曰置閏則

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今同歷能正交朔反不能置閏則人

也閏有常率率三十二月必一途之如傳所言再失閏者則司

三

不

相

楚

人

衷

甲

陳

氏

曰

傳

見

楚

終

有

夷

乃

盟

賈

逵

曰

叔

孫

也



記梓慎釋龜之徒以星次言吉宋之盟故也陳氏曰傳具時事

也春秋大國事天子惟聘而不朝故韓起聘周而歸時事于宰

朝因言時事無異於天子矣左氏不能周楚惡之周有天子

也豈可以時事釋邪子來朝過在不見周禮孔氏曰聘禮賓至于

年傳周禮並稱蓋有目來矣舍不為壇近郊君使卿州亦吊

勞無設壇之法下云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無昭禍焉可也

為增蓋以朝禮君親行事重故有之也崔氏曰崔氏之亂也莊公

朝楚非得已故子產以告而反之孔氏曰崔氏之亂也莊公

自損其禮且以為禍慶封召令還國故言使諸公曰魯

難並悉出奔崔氏既亡慶封召令還國故言使諸公曰魯

孔氏曰禮記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諸侯日食牲

朔月少牢其大夫則日食特勝朔月特牲今膳日雙雞者齊國

臨時之也又馬用盟傳見諸侯失政廢州制命賢哲失所如伯

不如此也慶為上獻孔氏曰祭祀之禮主人先獻下文慶舍

行人慶為上獻孔氏曰祭祀之禮主人先獻下文慶舍

為者慶舍使為之不可以禮責也慶氏之馬善驚孔氏曰

為者慶舍使為之不可以禮責也慶氏之馬善驚孔氏曰

之無感於足乎用正德以為遠幅使有度也與我其拱登氏

兩手拱於之故為大室以共棺戶崔杼於市傳見莊公季蘭戶

之敬也若以詩言采芣於獨舉所見而言也詩言季女而

此言季蘭謂李叔孫穆子不書例在宋公遂反陳氏曰傳具

女服蘭草也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也書所如凡公之行始

侯之志復中書公在楚者明國之守臣亦以公不朝之故告于廟也

氏曰撥成十年公如晉十一年三月公至自晉昭十五年公

不書十六年公至自晉皆不朝正經而悔之張氏曰禮弓

王卒荆人曰必謂其為公危故書之荆人強之巫先辨其言

頌破言都拒於此年傳公及濮間康王卒公發反則康王

十歲大敵乃墜之生年傳公及濮間康王卒公發反則康王

十歲大敵乃墜之生年傳公及濮間康王卒公發反則康王

十歲大敵乃墜之生年傳公及濮間康王卒公發反則康王

公未至... 使公禮傳在此年言之則此年始令公親... 禮月不得... 衣所... 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及舍而後...

取... 乃歸... 遂使印段如周... 射者三耦... 且無使季... 而夏...

我... 乃歸... 遂使印段如周... 射者三耦... 且無使季... 而夏...

不... 乃歸... 遂使印段如周... 射者三耦... 且無使季... 而夏...

而馬用之臣... 乃歸... 遂使印段如周... 射者三耦... 且無使季... 而夏...

而馬用之臣... 乃歸... 遂使印段如周... 射者三耦... 且無使季... 而夏...

而馬用之臣... 乃歸... 遂使印段如周... 射者三耦... 且無使季... 而夏...

而馬用之臣... 乃歸... 遂使印段如周... 射者三耦... 且無使季... 而夏...

而馬用之臣... 乃歸... 遂使印段如周... 射者三耦... 且無使季... 而夏...

而馬用之臣... 乃歸... 遂使印段如周... 射者三耦... 且無使季... 而夏...

而馬用之臣... 乃歸... 遂使印段如周... 射者三耦... 且無使季... 而夏...

而馬用之臣... 乃歸... 遂使印段如周... 射者三耦... 且無使季... 而夏...

而馬用之臣... 乃歸... 遂使印段如周... 射者三耦... 且無使季... 而夏...

而馬用之臣... 乃歸... 遂使印段如周... 射者三耦... 且無使季... 而夏...

何者蓋七十一年之內於常歷較四箇大月而用四日故置閏未

列二十三日若依常則其當也

大主問終之日也大夫也終其

為之也昭十二年傳此也

孔氏曰後陶見昭十二年傳此也

以爲終日之師也如昭十二年傳此也

縣師者終日之師也如昭十二年傳此也

在王也彼夫而書王且昭十二年傳此也

孔氏曰彼夫而書王且昭十二年傳此也

人設所以待其不能困若夫之罪故左氏與

其非伯也歸宋卒是四十年蓋六十餘歲

老亦不待也降婁中而旦孔氏曰月令

實亦不待也降婁中而旦孔氏曰月令

據大畧而論故尤之也陳氏曰傳明言

與月令不同故尤之也陳氏曰傳明言

與月令不同故尤之也陳氏曰傳明言

與月令不同故尤之也陳氏曰傳明言

與月令不同故尤之也陳氏曰傳明言

與月令不同故尤之也陳氏曰傳明言

與月令不同故尤之也陳氏曰傳明言

與月令不同故尤之也陳氏曰傳明言

與月令不同故尤之也陳氏曰傳明言

與月令不同故尤之也陳氏曰傳明言

與月令不同故尤之也陳氏曰傳明言

與月令不同故尤之也陳氏曰傳明言

與月令不同故尤之也陳氏曰傳明言

與月令不同故尤之也陳氏曰傳明言

與月令不同故尤之也陳氏曰傳明言

與月令不同故尤之也陳氏曰傳明言

與月令不同故尤之也陳氏曰傳明言

與月令不同故尤之也陳氏曰傳明言

言罪之在也

言罪之在也

言罪之在也

言罪之在也

言罪之在也

言罪之在也

言罪之在也

言罪之在也

言罪之在也

言罪之在也

言罪之在也

言罪之在也

言罪之在也

言罪之在也

言罪之在也

言罪之在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七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八

昭公上

杜氏集解昭元第二十盡昭四第二十三

新學趙漢學

元年告於莊共之廟而來孔氏曰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

於君也亦既告君必須告廟其敢愛豐民之祧孔氏曰祭法云

孫是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其家惟有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

豐之廟杜言遠祖廟者順傳文言之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

按於此可見宋之盟晉楚所爭者敵季武子伐莒取鄆不書

而先後而已此不敵血故史不書盟季武子伐莒取鄆不書

而先後而已此不敵血故史不書盟季武子伐莒取鄆不書

而先後而已此不敵血故史不書盟季武子伐莒取鄆不書

而先後而已此不敵血故史不書盟季武子伐莒取鄆不書

而先後而已此不敵血故史不書盟季武子伐莒取鄆不書

年傳云王享有體焉宴有所如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

侯之待公卿禮亦當然以辨會公侯享皆折也

因行禮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旣以喻楚時侯惡

可見杜說非矣禹之力也中之小別端委是身服言弁冕

變總擊冠衣而言非謂定公辨孟身所自衣也周禮司

服下云其齊服有玄端素帶其袂尺二寸大夫曰裘

服被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又總之衣尚褒長故曰

惟非惟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謂朝祭之服其

層長不被土然則朝祭也鄭放游建於吳不書非卿而

以說文云繫散之也從米穀聲然則繫為放散之義故訓

以謂書政作已失本體寫者全類蔡守至有重為一蔡

以謂罪秦伯也陳氏曰義同陳黃中釋之者以此之謂多矣

以謂罪秦伯也陳氏曰義同陳黃中釋之者以此之謂多矣

以謂罪秦伯也陳氏曰義同陳黃中釋之者以此之謂多矣

以謂罪秦伯也陳氏曰義同陳黃中釋之者以此之謂多矣

以謂罪秦伯也陳氏曰義同陳黃中釋之者以此之謂多矣

以謂罪秦伯也陳氏曰義同陳黃中釋之者以此之謂多矣

以謂罪秦伯也陳氏曰義同陳黃中釋之者以此之謂多矣

以謂罪秦伯也陳氏曰義同陳黃中釋之者以此之謂多矣

以謂罪秦伯也陳氏曰義同陳黃中釋之者以此之謂多矣

以謂罪秦伯也陳氏曰義同陳黃中釋之者以此之謂多矣

以謂罪秦伯也陳氏曰義同陳黃中釋之者以此之謂多矣

以謂罪秦伯也陳氏曰義同陳黃中釋之者以此之謂多矣

以謂罪秦伯也陳氏曰義同陳黃中釋之者以此之謂多矣

以謂罪秦伯也陳氏曰義同陳黃中釋之者以此之謂多矣

以謂罪秦伯也陳氏曰義同陳黃中釋之者以此之謂多矣

以謂罪秦伯也陳氏曰義同陳黃中釋之者以此之謂多矣

其

也

其

也

其

也

其

也

其

也

其

也

其

也

其

也

其

也

其

也

其

也

其

也

其

也

其

年傳

侯之

因行

可見

變總

服下

服被

惟非

以說

以謂

以謂

以謂

以謂

以謂

以謂

以謂

以謂

以謂

以謂

以謂

以謂

以謂

以謂

以謂

以謂

以謂

以謂

期前十二月非誤也 庚戌卒 陳氏曰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二年且皆為政而來見禮也 叔孫也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不如此說故不得掌削本末 陳氏曰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齊桓公為晉文以後經傳事迹皆不同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又說大叔之言亦見不制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女弟未氏曰適姊姊也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逆之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助今定本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石拜拜稽首受策以出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伯也 言趙孟之偷志不



之宿有早朝見衛侯辭以疾無從楚志  
者於昞而出之衛侯辭以疾無從楚志  
從陳氏曰傳言從見華費使屈申南勞力  
陳氏曰為明年王從

見言易也則言易不但於於  
傳注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出馬  
及家則各為一賦故田財出馬  
牛馬又別其田使之出粟若今則出馬  
行出兩丘之稅按周禮有大夫和家大夫和謂出稅家征十一而稅是

與家征別今被傳記周禮之大夫和家大夫和謂出稅家征十一而稅是  
爾未際大夫酒是其事也孟丙未與大夫交際故為之  
與相見仲而何四年申舟見犀而行定六年祭初見於

是也孟孫為司空以書勸孔氏曰所以司徒書名者周禮大司馬  
周禮大司馬其屬有司徒書名定位號也司徒亦以德認爵以功認  
祿工正雖不為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徒亦以德認爵以功認

屬夏官今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徒亦以德認爵以功認  
周禮大司馬其屬有司徒書名定位號也司徒亦以德認爵以功認  
祿工正雖不為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徒亦以德認爵以功認

祿工正雖不為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徒亦以德認爵以功認  
周禮大司馬其屬有司徒書名定位號也司徒亦以德認爵以功認  
祿工正雖不為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徒亦以德認爵以功認

祿工正雖不為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徒亦以德認爵以功認  
周禮大司馬其屬有司徒書名定位號也司徒亦以德認爵以功認  
祿工正雖不為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徒亦以德認爵以功認

祿工正雖不為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徒亦以德認爵以功認  
周禮大司馬其屬有司徒書名定位號也司徒亦以德認爵以功認  
祿工正雖不為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徒亦以德認爵以功認

祿工正雖不為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徒亦以德認爵以功認  
周禮大司馬其屬有司徒書名定位號也司徒亦以德認爵以功認  
祿工正雖不為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徒亦以德認爵以功認

祿工正雖不為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徒亦以德認爵以功認  
周禮大司馬其屬有司徒書名定位號也司徒亦以德認爵以功認  
祿工正雖不為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徒亦以德認爵以功認

祿工正雖不為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徒亦以德認爵以功認  
周禮大司馬其屬有司徒書名定位號也司徒亦以德認爵以功認  
祿工正雖不為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徒亦以德認爵以功認

祿工正雖不為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徒亦以德認爵以功認  
周禮大司馬其屬有司徒書名定位號也司徒亦以德認爵以功認  
祿工正雖不為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徒亦以德認爵以功認

卷之百一十四

吳人敗諸鵠岸陳氏曰楚六年大夫如秦葬景公陳氏曰傳言

葬因見懼民有爭心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屬三

會葬非禮也制刑矣而云臨事制刑不豫設法者聖王

之罪非是也制刑矣而云臨事制刑不豫設法者聖王

法與其人細而共犯一法情有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

雖依其罪而罪也冷斷情入於罪以章示下民法既定

知於足高公法以私情附罪而徵幸成之孔氏曰

而犯大忌是無所忌而起爭端也而徵幸成之孔氏曰

然有無窮之法立文不能細羅諸罪民之所犯不必正與

銘刑書孔氏曰為其文是制以救世也孔氏曰

獄以公之所以救當世也此得不過三獻孔氏曰

男以獻命各如其命數典命侯伯之皆知其將為也

口為十一年去乃逆之傳曰畏井子蕩歸罪於遠也

不書敗且弔敗也魯使弔則逆諸河禮也

盟于瀋上不克而還其出平地皆是水也

起木於瀋上不克而還其出平地皆是水也

地於瀋上不克而還其出平地皆是水也

起木於瀋上不克而還其出平地皆是水也

地於瀋上不克而還其出平地皆是水也

起木於瀋上不克而還其出平地皆是水也

地於瀋上不克而還其出平地皆是水也

起木於瀋上不克而還其出平地皆是水也

地於瀋上不克而還其出平地皆是水也

起木於瀋上不克而還其出平地皆是水也

地於瀋上不克而還其出平地皆是水也

起木於瀋上不克而還其出平地皆是水也

卷之五十五

始災故謂之厲鬼月令民多厲疾五行傳有崇六厲之禮也

余敢忘高園亞國侯多不特命而自立曰孔丘十四而云蓋

相傳而城於宋生孔氏曰家無本姓篇云宋昭公燕生考父考父生孔

也孔殺獻公而立成公敬雖王卿士不書相歲時日月星辰是

謂也孔氏曰禮為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八年罪在

招也陳氏曰禮為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八年罪在

見也陳氏曰禮為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八年罪在

不說陳氏曰禮為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八年罪在

臣必致死禮以息其國

使穿至成爲陳公利陳氏曰禮為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八年罪在

吾西土也地孔氏曰禮為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八年罪在

吾東土也服虔氏曰禮為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八年罪在

吾北土也江州氏曰禮為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八年罪在



二年歲星在丑者歲星之行十年陳氏始大陳氏曰傳言

天常歲星在丑者歲星之行十年陳氏始大陳氏曰傳言

以始用人於亳社薛國惡葬平公也如晉併記十一國會葬大

夫見言事夫政謝然以爲有筆削非也外會葬法不得書其

文序列如釋氏曰終上十一年僖子使助遠氏之造有副車

是之謂乎陳氏曰終上十一年僖子使助遠氏之造有副車

車皆謂副葬之意將馬用之陳氏曰傳見晉大晉人使狐父請

也善亦謂葬之意將馬用之陳氏曰傳見晉大晉人使狐父請

蔡于楚弗許氏謂謀殺蔡不果無辭疑傳度胡氏乃謂心欲

救蔡而力弗加則無惡有愧於荀吳矣蓋會有表謂孔氏曰著定

不知昭公而後大夫有事悉從其桓桓表亦定昭公而後大夫

表耳俗本謂表下有推諉也野會設表爲位亦常有物記如

今之位於也禮諸侯亦必以表表天子於野會諸侯設表以爲

位也盟上之會諸侯亦必以表表天子於野會諸侯設表以爲

夫聚會亦應有表位但無文以見耳無守氣矣守身之氣

死祖不歸也藉千載而下其言以歸用之必也

二年因其衆也燕伯欵不名公子慙遂如晉事見例在成

杜氏陳氏俱未考葬鄭簡公杜氏以此蓋其卒於陳之遂

入昔陽之門外漢籟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可知矣今杜

於昔陽爲肥國都是者以傳云昔陽之爲鼓都可知矣今杜

以昔陽爲肥國都是者以傳云昔陽之爲鼓都可知矣今杜

入而滅之故云昔陽之爲鼓都可知矣今杜

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城相去遠者杜君土地例舊有

皆疑疑故云昔陽之爲鼓都可知矣今杜

取之昔陽之爲鼓都可知矣今杜

非鼓都也昔陽之爲鼓都可知矣今杜

殺甘恬卒不書單之禍皆所以起周亂以再命爲

卒不書單之禍皆所以起周亂以再命爲

平子立也傳言悼子卒者故見昭子爲

之先更命而無不書推此知諸侯之名氏不得見

知再命書名平子伐莒書名知其已再命矣平子

子不伐莒也昭子無功而更受三命知平子以

以黃叛知齊陳氏曰凡家臣叛但書而不書

也魯遂奔齊年晉先蔑奔秦先在魯之竟外

也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先在魯之竟外

也此言及鄭已入魯竟傳言及鄭解經所以書

為死也陳氏曰傳言魯圍徐以懼吳陳氏曰專定畏也

也言三城無四國也蓋而無醉飽之心常隨其所能而

也言三城無四國也蓋而無醉飽之心常隨其所能而

也言三城無四國也蓋而無醉飽之心常隨其所能而

也言三城無四國也蓋而無醉飽之心常隨其所能而

也言三城無四國也蓋而無醉飽之心常隨其所能而

也言三城無四國也蓋而無醉飽之心常隨其所能而

也言三城無四國也蓋而無醉飽之心常隨其所能而

也言三城無四國也蓋而無醉飽之心常隨其所能而

也言三城無四國也蓋而無醉飽之心常隨其所能而

也言三城無四國也蓋而無醉飽之心常隨其所能而

也言三城無四國也蓋而無醉飽之心常隨其所能而

也言三城無四國也蓋而無醉飽之心常隨其所能而

也言三城無四國也蓋而無醉飽之心常隨其所能而

也言三城無四國也蓋而無醉飽之心常隨其所能而

也言三城無四國也蓋而無醉飽之心常隨其所能而

也言三城無四國也蓋而無醉飽之心常隨其所能而

也言三城無四國也蓋而無醉飽之心常隨其所能而

也言三城無四國也蓋而無醉飽之心常隨其所能而

也言三城無四國也蓋而無醉飽之心常隨其所能而

也言三城無四國也蓋而無醉飽之心常隨其所能而

也言三城無四國也蓋而無醉飽之心常隨其所能而

也言三城無四國也蓋而無醉飽之心常隨其所能而

也言三城無四國也蓋而無醉飽之心常隨其所能而

也言三城無四國也蓋而無醉飽之心常隨其所能而

也言三城無四國也蓋而無醉飽之心常隨其所能而

曰傳二十九年例云在禮卿不食公使十四年尊晉罪已也夫大

會伯子男可也必執然後書至重司徒老祈慮祭孔氏曰

不書至降於君也必執然後書至重司徒老祈慮祭孔氏曰

亦姓字也杜以下句請於南前曰臣願受盟如是南前家臣

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國郊公不書奔說在二十三年

郤田在襄二十六年傳孔臯云那與郤爭疆界與叔魚於

孔氏曰晉語說此事云叔向對宣子那侯聞之而逃遂施

侯氏孔臯云廢其族也則國語讀為弛則之為廢家語說此

亦罪於那侯施猶劫也邢侯亡故劫之謂直矣為義也

大傳猶義也夫文語助也夫二字其冬未必皆是疑其非

意亦利以下亦十五年戒百官十日師也而十日遂成

亦如之文云十日容散齋曰十日師也而十日遂成

以婚齋此戒百官亦謂成之日也去樂之事

有樂有文舞武舞之卒當為也之時故經云

夫故經云去樂王六子齊卒也

民知義所孔氏曰十七年負甲偽懼以入昔陽而此時獨

晉自晉荀偃攝籥隨十七年荀躒如周葬穆后見王后葬

其年晉荀偃攝籥隨十七年荀躒如周葬穆后見王后葬

五年公晉夏之類無補人者荀躒如周葬穆后見王后葬

不子按魯使使魯大夫孫以魯產也

世之西兩方也

少而高祖也

夫為妻也

可通謂之三年之喪





昭公下

杜氏集解昭五第二十四盡昭五二十六

十八年而代之孔氏曰毛氏世有米地為畿內之國於多故之

以孔氏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昆吾夏伯者為夏伯世本云昆吾者

之伯是也然則昆吾國名言昆吾夏伯者為夏伯世本云昆吾者

之既代昆吾夏桀共桀同文又傳云乙卯亡知以乙卯日

之亦以黃帝前鄭玄詩譜云至于大宮孔氏曰

之也楚語說事神之人馳帶字子上六年死矣此

之也楚語說事神之人馳帶字子上六年死矣此

之也楚語說事神之人馳帶字子上六年死矣此

之也楚語說事神之人馳帶字子上六年死矣此

之也楚語說事神之人馳帶字子上六年死矣此











曰是年正月有壬寅朔有庚戌有癸丑傳叙都事在庚戌之  
經記叔孫如晉在癸丑之前夫庚戌癸丑四日耳人巳  
于晉人巳能來討何其神速也故曰不然今左氏傳  
記以釋經其附麗斷截皆以經爲上或先經以事或後  
終義別所記之事各有本末自不容以日月次其先後  
人來計是原叔孫如晉之由非謂都人城本末自人城  
在庚戌後也如劉侍讀所難則作傳者必知近世所傳  
後尹圉誘劉佗殺之陳氏曰傳見尹圉召劉佗奔不書  
人納郊公陳氏曰傳言郊公出中陳氏曰傳見所以  
又言不書楚楚不自戰何其疾也今按將軍甲師不  
何設夷狄交相不書陳氏發例也亦自障之何也  
不謂吳子夷狄戰于雞鳴釋例曰陳之戰書已已州  
傳之見晦朔時此戰于雞鳴釋例曰陳之戰書已已州  
日月不同者多矣何獨此戰爲異乎陳之戰書已已州  
未陳也劉氏曰

周故史氏曰晉助敬王久矣今使景伯如周問曲直者以子朝  
之也晉人於此乃辨王子朝不納其使則以前魯與往  
來其心兩望至此始絕耳今按傳見晉人猶未知適從晉之  
也天下責望在晉期以明年急於勤王遂滅集及鍾離  
晉伯城者本屬楚小國故得言滅鍾離邑昭非不  
告曰氏曰業伯魯國非楚也本言序業伯來朝  
明年將納王晉人微會則曰明年納王又豈民之行也  
因而生動作世家天地但人有賢與不肖行有過與不  
而爲中法名之曰禮易及兩雅並訓履爲禮是禮名由履  
周故史氏曰晉助敬王久矣今使景伯如周問曲直者以子朝  
之也晉人於此乃辨王子朝不納其使則以前魯與往  
來其心兩望至此始絕耳今按傳見晉人猶未知適從晉之  
也天下責望在晉期以明年急於勤王遂滅集及鍾離  
晉伯城者本屬楚小國故得言滅鍾離邑昭非不  
告曰氏曰業伯魯國非楚也本言序業伯來朝  
明年將納王晉人微會則曰明年納王又豈民之行也  
因而生動作世家天地但人有賢與不肖行有過與不  
而爲中法名之曰禮易及兩雅並訓履爲禮是禮名由履

卷之三十三

五



生也人之本性自然法象天地聖人還復法象天地而制之是

教之是禮由天地而來故子產論禮皆天地人三者並言之是

以長久六氣至民失其性言天地之性言禮本法天地也自生其

禮也夫故為禮以下言聖人制請終身守此言也傳見其

將及乎乃小說傳會之辭或云好事者所增益也以下季氏介其

雞孔氏曰鄭衆云介甲也為雞者甲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雞著

其眾萬於季氏釋例曰禘於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

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先君之廟則孔氏曰社以稷若以次遊

亦應燕祭餘廟今特云禘於別立廟大夫遂怨平子傳積季氏

事與先公異處故云蓋襄公別立廟大夫遂怨平子傳積季氏

以察罪弗許縣又山南經琅邪東海至下邳縣入泗水

出魯國魯縣西南入泗水必悔之弗聽家子之言故失國是無

叔孫氏也陳氏曰傳言叔孫氏而謂之憤九此或說憤九

以覆矢也與一器也公徒將殺昭子後納公則獨公得入從公

伐季氏也子不得入也

音義則同天一器也

以覆矢也與一器也

音義則同天一器也

音義則同天一器也

音義則同天一器也

音義則同天一器也

音義則同天一器也

音義則同天一器也

音義則同天一器也

音義則同天一器也

音義則同天一器也

音義則同天一器也

音義則同天一器也

音義則同天一器也

音義則同天一器也

音義則同天一器也

音義則同天一器也

文車乾下者十四年補射兩輪而謀約公也陳氏曰

六年齊徐如晉于蒲陸十九年宋鄭徐盟于嘉則諸侯不

與外特相盟不書劉子以王出演單子朝子齊蓋以王如

同義此以公會書劉子以王出演單子朝子齊蓋以王如

從劉而居武來自武泉又居於劉今為子朝所逐蓋自

也服周不厲王也其傳云召伯與南宮極以成周人成尹

四年傳云王子朝用成周之室珪于何是成周屬人朝之

二十五年黃父之會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成周屬人朝之

王者欲納之於成周耳若敬王先在成周無為更頻納之

出者從王次于滑此皆周地陳氏曰傳備敬王攝隸之

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與也杜預曰召伯陳氏曰非伯

叛王人叛王入于成周東萊曰召伯召陳氏曰非伯

所謂上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者也漢洛陽縣周之

東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者也漢洛陽縣周之

成周也周曰下俞蓋以王城王入于野

言也成周曰下俞蓋以王城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文車乾下者十四年補射兩輪而謀約公也陳氏曰

六年齊徐如晉于蒲陸十九年宋鄭徐盟于嘉則諸侯不

與外特相盟不書劉子以王出演單子朝子齊蓋以王如

同義此以公會書劉子以王出演單子朝子齊蓋以王如

從劉而居武來自武泉又居於劉今為子朝所逐蓋自

也服周不厲王也其傳云召伯與南宮極以成周人成尹

四年傳云王子朝用成周之室珪于何是成周屬人朝之

二十五年黃父之會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成周屬人朝之

王者欲納之於成周耳若敬王先在成周無為更頻納之

出者從王次于滑此皆周地陳氏曰傳備敬王攝隸之

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與也杜預曰召伯陳氏曰非伯

叛王人叛王入于成周東萊曰召伯召陳氏曰非伯

所謂上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者也漢洛陽縣周之

東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者也漢洛陽縣周之

成周也周曰下俞蓋以王城王入于野

言也成周曰下俞蓋以王城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王入于野







國以來遂以將軍為官名蓋其元起於此

晉使卿為軍將謂之將軍蓋其元起於此

晉之陳氏曰大夫陰不佞之

皆以時物之狀也雖本非此五者本為五行之神

重該之待為名也雖本非此五者本為五行之神

亦得稱社稷也今社稷之神本為五行之神

官名非為社稷故取所配

曰窮桑少皞之帝也定四時紀

窮桑關言在魯也

此相傳也

非公且微也

不能詰也

三十一

歸祭

三十年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國以來遂以將軍為官名蓋其元起於此

晉使卿為軍將謂之將軍蓋其元起於此

晉之陳氏曰大夫陰不佞之

皆以時物之狀也雖本非此五者本為五行之神

重該之待為名也雖本非此五者本為五行之神

亦得稱社稷也今社稷之神本為五行之神

官名非為社稷故取所配

曰窮桑少皞之帝也定四時紀

窮桑關言在魯也

此相傳也

非公且微也

不能詰也

三十一

歸祭

三十年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此其祀也















在國五鹿下伐晉書取棘蒲五氏之役齊衛大夫以書於

是也書重二年二揖在下周禮士三指齊公云特揖一

之於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三指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乃

衆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不至也所不若聖故以

陳氏曰傳見立使大子統代之士喪禮註榮之制未聞舊說以

布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免以不設屬

而此用麻布為之自項中而前交於帶上卻統紛世不設屬

成註云此庶人之制也按禮上大夫席八寸屬六寸下大夫

六寸屬四寸無三寸棺也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故以

夫無禭禭子云無入于兆死者不入兆域凡兵大命不敢請

不設屬禭時借也無入于兆死者不入兆域凡兵大命不敢請

此謂己之身命不敢私請四年公孫翊傳見公孫錯遂殺之

以盜赴故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荀寅目為伐齊之起五年

荀寅士吉射奔齊氏曰傳見經不書晉荀寅士吉射自朝出

奔齊與公子陽生來奔陳氏曰陽生不書晉荀寅士吉射自朝出

曰傳備載鮑牧朱毛見於七年不亦可乎孔氏曰二制

陶乞且言去高國所以弑茶周禮大行人云上公立不過十

王自謂古得百牢則有常數矣年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不過十

二孔氏曰周禮掌客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享之

莫禮用也禮十二牢也王有由然也接故書法與養異季

康子欲伐邾陳氏曰傳言伐邾夏盟於郟街見襄公使為司

以聽政城貞子為陳侯周臣亦陳之司城耳當時列國官制

可考不八年遂滅曹曹以入告同姓殺之史為同姓故諱之

問於叔孫輒以襲魯兵敗奔齊於後自齊奔吳子今而之

之可也孔氏曰定十二年叔孫輒與公山不狃助齊人死

新可也奔君之命死其難也言奔命若使子率孔氏曰率

則有命乃奔之若命不將使我不當還若使子率孔氏曰率

以其先道者唯此二人故也取謹及闞益吳伐齊以左氏

以季康子妻妹之事當之此與齊桓蔡之事無異也

經不言也與傳建用公羊賂齊之說言魯與之邑若然何不解

鄭子不與之邑又歸鄭子齊人乃以二邑歸之不也人傳

奉太子華以為政得與曹魯同據曹魯當書吳伐鄭及齊平氏

曰平齊問丘明來泣盟交非不書九年遇水適火兆南行適

不書平齊問丘明來泣盟交非不書九年遇水適火兆南行適

火卜注者為土立者為木邪向經者十年故遂奔齊不書

為金者為火因北而細曲者為水十年故遂奔齊不書

子鄭不書義同城濮杜說非吳延州來季子者皆足季札也

乃遷孔氏曰襄昭之傳濮延州來季子者皆足季札也

知氏世知伯延州來季子者皆足季札也

子或是禮之子與孫也十一一年可無殤也章云子女子子之

五至十二為中殤一功未成也下殤不逾八歲以下皆為

服之殤其於服長喪中殤一功未成也下殤不逾八歲以下皆為

長殤也時人疑其喪長殤以重殤代之禮亦異成人禮云周

以服人之非殤葬長殤以重殤代之禮亦異成人禮云周

中殤下殤以重殤代之禮亦異成人禮云周

衛賜建衛孔氏曰子

衛賜建衛孔氏曰子

衛賜建衛孔氏曰子

衛賜建衛孔氏曰子

衛賜建衛孔氏曰子

衛賜建衛孔氏曰子

衛賜建衛孔氏曰子

衛賜建衛孔氏曰子

衛賜建衛孔氏曰子

衛賜建衛孔氏曰子

衛賜建衛孔氏曰子

衛賜建衛孔氏曰子

衛賜建衛孔氏曰子

衛賜建衛孔氏曰子

衛賜建衛孔氏曰子